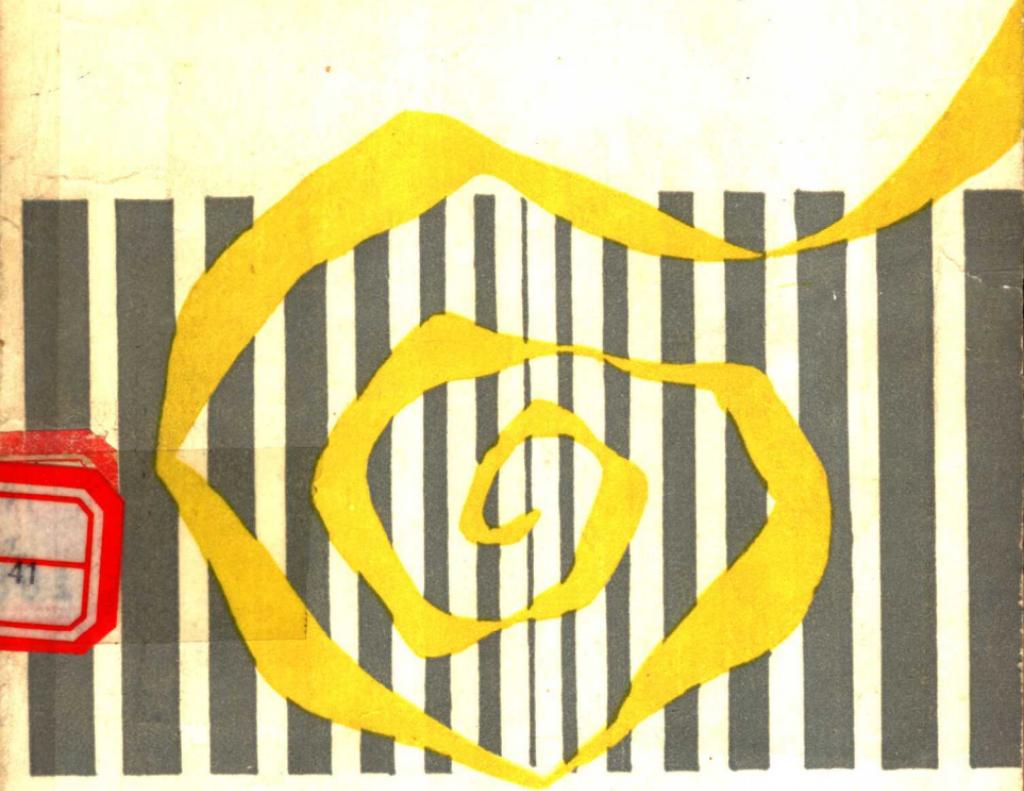


古典小说艺术的 微观世界

李延祐 著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京)新登字157号

古典小说艺术的微观世界

李延祜 著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区学院路15号 邮政编码100083)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快 捷 打 字 服 务 部 排 版

北京朝阳北苑印刷厂印刷

开本32 787×1092毫米 1/32 5.25印张 112千字

1993年2月第1版 1993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300册

ISBN 7-5619-0233-6/G·62 定价：2.55元

目 录

一 论《红楼梦》的景物描写.....	(1)
二 《红楼梦》欣赏琐拾	(19)
1 玲珑山石有深意	(19)
2 潇湘风雨最多情	(21)
3 稻香景色藏幽怨	(23)
4 玫瑰花美刺偏多	(25)
5 寥寥数语见憨态	(27)
6 红梅何事多风情	(28)
7 红消香断有谁怜	(31)
8 不写笛声写笛韵	(34)
9 字斟句酌写炎夏	(35)
10 韵文写景有深意	(37)
11 贾府门前各有发现	(39)
12 人物眼中景 因人有详略	(41)
13 “放大”了的自鸣钟	(43)
14 不写鬼面写“鬼气”	(44)
15 胡涂的语言 鲜明的形象	(48)
16 巧言令色 害人邀宠	(50)
17 融洽而不投机的家常话	(54)
18 善化痈疽成桃花	(55)
19 苦中作乐心更苦	(57)

20	女儿有情父无义	(60)
21	一场耐人寻味的考试	(61)
22	难品的茄子难辨的杯	(63)
23	贾府的几个“演员”	(67)
24	“曲线”奉承术	(69)
25	破了“二马不同槽”的例	(70)
26	笔写生者 意在死者	(72)
27	闲来逗鹦鹉 悲苦心自知	(73)
28	一支妒忌的“冷箭”	(75)
29	大有深意的情节安排	(76)
30	无意巧遇与有意跟踪	(79)
31	钗、黛情场“战术”得失	(81)
32	无根柳絮借“好风”	(88)
	——薛宝钗的情场“战略”	
33	舆论扼杀贾宝玉	(96)
三	同中有异 各有千秋	(100)
	——《水浒传》相类情节析	
四	《水浒传》逆反心理的运用	
五	《水浒传》相声化的情节运用	
六	酒·虎·众人与武松	
七	看得见的声音	
	——略谈《老残游记》“白妞说书”的艺术描写	
八	《聊斋志异》笔话小品的写作艺术	
九	化丑为美 妙笔生花	
	——谈《聊斋志异》中的花妖狐魅	

一 论《红楼梦》的景物描写

《红楼梦》是一座琳琅满目的艺术宝库。读《红楼梦》是一种巨大的美的享受，是一次美的盛宴。它和其他中长篇小说一样，也有不少景物描写。我们跟随着作者在大观园中浏览，犹如行于山阴道上，一路景色变幻无穷，目不暇给，美不胜收。《红楼梦》中的溪丘草木，楼台亭榭，并非无情之物，也不是点缀风月的闲来之笔。相反，处处无不有作者或书中人物的感情色彩。三言两语的景物点染，金镶玉嵌，都是整个艺术作品不可分割的有机部分。

在这些景物描写中，无不渗透着作者的美学观点。我们可以明显地体察到，正是在这些美学观点指导下，《红楼梦》里的自然景物才具有了更大的魅力，更好地发挥了自然风物和环境描写的作用。本文试图就《红楼梦》中景物与人物，情与景、环境描写与人物、景物与情节等的关系，景物的气氛渲染作用，景物描写的特点等问题，作一些探讨。

(一)

在《红楼梦》第七十回里，惜春曾经传达过贾母对绘制大观园的意见：不能单画园子，这样就成了房样子了，要把

大观园的人画上，像张行乐图一样才好。这也就可以看作曹雪芹的美学观点。在他看来，景物的美与不美是不能脱离人而孤立存在的。离开了人的活动，自然景物也好，反映这种景物的绘画也好，就成了呆板的没有生命力的“房样子”，成了一张设计图纸。所以在《红楼梦》中从不大篇大篇地孤立地铺写景物，往往把景物、场景的描写与人物塑造紧密地结合起来。景中有人，以人写景，通过书中人物的眼睛描写景物，又通过对景物产生的感受、联想丰富了人物形象，人景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我们知道，人对景物美的评定、发现是与他的文化修养、社会阅历、个人身世等有密切关系的。一个人类学家可以从一具古猿人头骨化石中发现美，展开他丰富的想像。但对一般人来说，可能产生一种厌恶的感情，一个雕塑家在一个树根中可以发现美，把它加工成一个动物，完成他美的理想，对一个没有艺术眼光的人来说，它够不上一把好劈柴。曹雪芹在艺术实践中认识到了这一点：对待自然景物的美，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人而异，各有取舍。

林黛玉和刘老老这两个不同身份、地位、阅历的人物，同样是初进贾府，却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发现”了贾府的“美”。在这里作者没有正面地单独地介绍贾府墙内的生活情景、自然风物，而是通过两个人的所见，逐步拉开了这座豪门贵府的生活内幕。在这同时，我们也就开始逐渐了解这两个人物形象本身。

林黛玉来贾府之前，在家时母亲就跟她说过：“外祖母家与别人家不同”，她早有思想准备，所以一开始，就以“要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要多说一句话，不可多行一步路”自

诫。何况这次来贾府，又是在母亲亡故之后，来过一种寄人篱下的生活呢。而且一开始接触到的几个仆妇，吃穿用度，已是不凡，母亲的告诫果真不虚。这样，心情也就更加紧张。她是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一步步走近了贾府的。她首先发现的是什么呢？

忽见街北蹲着两个大石狮子，三间兽头大门……

“忽见”两个字，像是电影中突然拉近的特写镜头：扑面而来的是两个石狮子和几个兽头。大概只有此时此地来投亲靠友，心情极度紧张的林黛玉才会敏感地首先看到这些威严的“野兽”吧，无形中给这位孤弱的少女以心理上极大的压力。

进了贾府，还是通过林黛玉的眼睛描述了厅堂、院落的建筑，室内的陈设以及在她眼前出现的走马灯一样的人物。她不断地猜想着：这是何地，何人，应坐何处，应如何吃茶……内心活动异常丰富，感情变化非常复杂。她睁着一对天真疑惑的眼睛，像是在一个幽暗、深邃、阴森的神殿里东张西望，踽踽而行，警惕着身边事，耳听着弦外音。读者也像是伴随着她游历了贾府，看到了这里的房舍亭台，人物礼仪。但是这一切无不染上了林黛玉的主观色彩。与此同时，我们对这位林小姐也有了初步认识：她是一个心细好强，多疑多虑，早熟的姑娘。

刘老老一进荣国府，是通过这样一位农村老好人的眼睛描写了贾府景物。她进了堂屋，“身子就象在云端里一般，满屋里的东西都是耀眼争光，使人头晕目眩”。如果说林黛玉初

进贾府心情是紧张、谨慎的话，那么刘老老则是感到迷惘、惊奇。林黛玉出身官宦人家，多少见过些世面，到了贾府还不至于眼花缭乱，乱了方寸，也不会对一座自鸣钟有那么大的兴趣。同样刘老老也不会像林黛玉那样去关心那一幅幅楹联。她对自鸣钟确实感到迷惑不解。

刘老老只听见咯当咯当的响声，很似打锣筛面的一般，不免东瞧西望的，忽见堂屋中柱子上挂着一个匣子，底下又坠着一秤砣似的，却不住地乱晃。刘老老心中想：“这是什么东西？有煞用处呢？”正发呆时，陡听得“当”的一声，又若金钟铜磬一般，倒吓得不住的展眼儿。接着一连又是八九下，……

这座自鸣钟通过刘老老眼睛的“折射”，好象有了“神”，活起来了。又是咯当乱响，又是乱摇乱晃，在刘老老周围像是布满了活机关。这里没有写贾府簪缨鼎食的生活，只写了一座在刘老老的眼睛里“放大”了的自鸣钟，它却使所谓吃穿用度都是外人没见过的贾府的奢华靡费的生活显得非常具体生动了。假如不是从刘老老的角度来写，这座钟没有刘老老的感情色彩，而是直接写：堂屋柱子上挂着一座自鸣钟，那么即使写得非常详尽，也不会取得现在这样的艺术效果。

刘老老醉卧怡红院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这里一切都走了形，变了样。一幅有立体感的美人轴画，她误认为是一位姑娘；挂在墙上的扁平的瓶、炉装饰品，她反倒认为是贴在墙上的画；穿衣镜里看到自己的影子，当作了亲家母，用手一摸，咯噔一声又触动了板壁的机括。刘老老简直是进了迷宫。

通过刘老老亲历目见的介绍，以及她的生活经验与贾府实际生活的强烈对比，加上刘老老与这个贵族家庭豪华生活的处处不谐调，不适应，更突出了“天上人间诸景备”“比画还强十倍”的大观园的富贵淫靡。同时，刘老老这个朴实、风趣而又带点市民习气的形象，也就更加丰满了。借人写景，由景衬人，相辅相成，景物更有神采，人物更加充实。

《红楼梦》有些景物是采取了正面描写的方法。尤以大观园试才题对额和元妃归省最为集中。

试才题对额对大观园景致作了最充分的描绘，与林黛玉、刘老老的初进贾府不同，基本上不带有小说人物的个人感情色彩，而由作者客观地直接描述。如：“进入石洞，只见佳木葱笼，奇花烂漫，一带清流，从花木深处泻于石隙下。再进数步，渐向北边，平坦宽豁，两边飞楼插空，雕甍绣槛，皆隐于山坳树杪之间。俯而视之，但见青溪泻玉，石磴穿空，白石为栏，环抱池沼，石桥三港，兽面衔吐。桥上有亭……”类似的段落，都是客观地描绘，游记的风格。同样这些自然景色也不是游离于人物的。一山一水，一亭一阁的描画，固然是表现了大观园富丽堂皇的繁华景象。另一方面仍然是为了映衬人物。

围绕着大观园一处处景物，以贾政和清客帮闲为一方，以贾宝玉为另一方，展开了思想交锋和两种美学观的争论，再一次表现了不同人物的不同审美趣味。贾政之流精神生活极端枯燥乏味，四书五经的灌输使他们丧失了欣赏自然美的任何能力。只有风流俊雅的贾宝玉才能真正领略这里的风光美。对诗词歌赋杂剧小说的阅读欣赏，丰富了他的才情，进而提高了他的鉴赏力，同时也就能够用优美的诗联和题额，名实

相符地概括出一处处自然美的特色。

但是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却时时受到伪道学贾政的压制。对得好，骂为“歪才”，贾政认为对得不好，就骂“无知的蠢物”，“畜生”，“终是不读书之过”。甚至要打嘴巴。不得允许而插嘴，被斥责“谁问你来”？不说话又被挖苦：“还要等人请你不成？”这里，我们不禁想起一次中秋节击鼓传花让宝玉讲笑话的情节。当时他曾想过：“说笑话，倘或说不好了，又说没口才；说好了，又说正经的不会，只惯贫嘴，更有不是。”所以干脆不说。大观园试才题对额，正是这种精神受到摧残的生动写照。他左右为难，瑟瑟缩缩，动辄得咎，开口有过。在大自然面前的这场“考试”，对贾宝玉来说是极大的精神折磨，但同时也显示了他的才情学识，“考试”成绩是优等。“试才题对额”贾政本来是考宝玉的，可是在无形中也“考试”了他自己和那群食客。在自然景物面前，他们一个个都敞开了自己的灵魂。曹雪芹让他们不自觉和宝玉作了对比，更突出了贾政的迂腐无文的冬烘面貌和帮闲清客们的谄媚嘴脸，映照得贾宝玉更加风流儒雅，光采照人。

这是贾宝玉和贾政等通过对自然景色的评论作的对比。还有一层对比，那就是自然景物与贾政等一帮庸人的对比。大观园试才题对额是作者描写景物最多的一回。这里有秀丽妩媚的美，也有雄伟壮丽的美；有自然天成的美，也有人工雕琢的美。可是在这旖旎迷人的天地里活动的却是贾政、帮闲们一群俗不可耐的庸才。大观园的景色写得越是奇丽诱人，贾政一帮人故作风雅的丑态越显得突出，他们的精神世界更显得空虚。像是一群驴子闯进了一座美丽的花园，它们任性践踏花草，大煞风景。这片姹紫嫣红的园地，欣赏却不得其人，

读者不禁为之惋惜。

这种美与丑、真与假的对比，在大观园落成，元春归省一节也得到了充分的运用。为了迎接元春，大观园“一处处铺陈华丽，一妆妆点缀新奇”。两边石栏上，皆系水晶玻璃各色风灯，点的如银光雪浪；上在柳杏诸树，虽无花叶，却用各色绸绫纸绢及通草为花，粘于枝上，每一株悬灯万盏；更兼池中荷荇凫鹭诸灯，亦系螺蚌羽毛做就的，上下争辉，水天焕彩，真是琉璃世界，珠宝乾坤。”遗憾的是这些都是人工制造的假风景、假繁华。在这说不尽的人为的“太平景象，富贵风流”的外表掩饰下，却是一家人骨肉分离的深切痛苦。元春和贾母、王夫人“只是呜咽对泣。”其他人也是垂泪无言。元春说宫中是“不得见人的去处”，倒不如田舍之家，得遂天伦之乐。见了宝玉，“一语未终，泪如雨下”。回宫时拉住贾母、王夫人的手不忍放开，贾母等哭得哽咽难言。悲悲切切，生离死别的气氛始终笼罩着整个省亲过程。

曹雪芹在元妃省亲一段景物的描写，用了许多金碧辉煌的字眼，只有这样才能显示贾府烈火烹油之盛，同时也才能和皇家妃子省亲的威严、身份、气派相称。对虚假的人工景物的色调渲染得越是浓重，和人伦感情对比得就越是强烈，欢乐的形式与痛苦的内心更显得那样不谐调。这些人工制造的繁荣和虚假的排场对贾家父母子女倒成了绝妙的讽刺，更加暴露了封建礼教的虚伪与残酷。这里景物描写对人物起到了反衬作用。

(二)

大自然风光是没有灵性感情的。牡丹富贵，菊梅高洁，见杨柳而生离愁，睹松柏志自坚贞，都是人的感情给它们以色彩。“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万物似有情感；“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物我为友，几至两忘。大自然象是一幅未曾着色的画稿，每个人都可以用感情的彩笔去涂写。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心情下，对景物可以有不同的感受。心情好时，山起舞水唱歌；心情恶劣时，山低头水呜咽。《文心雕龙·物色》篇说：“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或且迫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是以诗人感物，联类无穷。”在《红楼梦》中我们会看到不少“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的例子。我们不能不赞叹曹雪芹是一位描写景因情变的圣手，在他的笔下几乎没有固定感情色彩的景物，随着主人公情绪的好坏，同一自然景物也在不断地变换着冷暖色。

《红楼梦》第三十五回，宝玉挨打以后，贾府上下都去探望。林黛玉触景生情，想起有父母的好处，自怜孤苦伶仃，不觉泪珠满面，闷闷不乐地回到潇湘馆。一进院子，“只见满地下竹影参差，苔痕浓淡”。这些天天出现的景色，平时她不一定留心，也不会有什么联想。而此时却触动了凄苦的情怀。马上想起了《会真记》中“幽静处可有人行，点苍苔，白露泠泠”这些感伤的词句。进而想到双文虽然命薄，尚有孀母弱弟，自己却没有一个亲人。想到这里，又要落泪。吃完药以后，她看到的是“窗外竹影映入纱窗”，感到的是“屋内阴阴

翠翠，几簟生凉”，处处充斥着惨淡的情调。可是这地上竹影，窗上竹影，苔痕浓淡，都是灿烂阳光照射下呈现的景象。在这碧空万里朝日初升的早晨，本不应该有落日黄昏凄风苦雨时的悲凉心情。可是，由于这时的林黛玉心疼宝玉挨打，疑心宝玉、宝钗感情深密，自叹子身命苦，心绪异常繁乱，精神苦闷。所以在她眼里，天地变色，一切晨光很自然地都呈现出凄寒悲楚的景象。

中秋节是中国人民传统的团圆节，中秋月夜，“对景感怀，倚柱垂泪”，对多情善感的林黛玉来说是很自然的。可是经过史湘云一番劝慰，又邀她作诗联句，不免挑起了争胜好强的豪兴。二人在讨论“凸”、“凹”二字典故时，林黛玉又透露凸碧堂和凹晶馆是她拟的名字，颇有几分自矜。情绪好转，兴致渐高，这时连最容易使林黛玉望月思乡，凄然下泪的中秋月夜，也换了一番景象，陡增光彩。

只见一轮皓月，池中一个月影，上下争辉，如置身于晶宫鲛室之内，微风一过，粼粼池面皱碧叠纹，真令人神清所爽。

由于林黛玉内心感情的不同，最易使孤女伤怀的中秋之夜反而比旭日东升的早晨景色更为迷人。早晨看到的是“竹影参差”，“苔痕浓淡”，情景惨淡；中秋之夜却是天上月池影“上下争辉”；朝阳照射的房间“阴阴翠翠，几簟生凉”；月光下丘旁水滨的秋夜，却是如置身于“晶宫鲛室”；清晨触景生情想起的是《会真记》中感伤的词句；中秋联句却是“匝地管弦繁，几处飞狂盏”，“良夜景喧喧”，“素彩接乾坤”，一扫

颓废消沉色彩。

景物无情，林黛玉以有情观之，因情不同，景多反常态，当忧者反喜，当喜者反忧，异地而不同，因时有变化。

对贾宝玉来说，景物的色彩也是随着心情的不同在变换着的。

在第四十九回里，李纨提议大家在芦雪庭拥炉赏雪作诗。贾宝玉这个“无事忙”兴奋得一夜没睡好，担心大雪停了，扫了诗兴。天亮了，从窗户向外一望：嗬，一夜在雪下了一尺来厚，“天上仍是搓棉扯絮一般”。他非常高兴。

出了院门四顾一望，并无二色，远远的是青松翠竹，自己却似装在玻璃盆内一般。于是走到山坡之下，顺着山坡刚刚转过去，已闻得一股清香扑鼻。回头一看，却是妙玉那边栊翠庵中有十数枝红梅，如胭脂一般，映着雪色，分外显得精神，好不有趣。

芦雪庭一带是：

几间茅檐土壁，横篱竹牖，推窗便可垂钓，四面皆是芦苇掩复，一条石径，逶迤穿芦度苇过去，便是藕香榭的竹桥了……

由于贾宝玉能有机会和众多姑娘作诗联句，兴致很高，激动不已，所以严冬的一场大雪，丝毫无没有万物萧飒的景象。青松翠竹，白雪红梅，竹篱茅舍，石径竹桥，雪如搓棉扯絮，花似胭脂腥红，人如在玻璃盆内。在贾宝玉看来这是一幅多么

美好的图画。

可是当万物复苏的清明节到来的时候，他却变得异常颓唐起来。清明前后，春风拂面，草木抽绿，对贾宝玉这个富贵闲人来说正是春装初试，翩翩踏青的好时光。在第二十三回里，时令差不多，也是暮春三月，落英缤纷的光景，当时贾宝玉正陶醉在《会真记》里，而且对林黛玉初恋之情已经萌动，虽然是面对落花，却没有伤春情绪。而现在他看到了什么，又怎样牵动痴情的呢？

只见柳垂金线，桃吐丹霞，山石之后，一株大杏树，花已全落，叶稠阴翠，上面已结了豆子大小的许多小杏。

花已谢，子已结，一派春光，充实圆满，只待丰收，何忧之有？可是贾宝玉想的却不同：“能病了几天，竟把杏花辜负了！不觉到‘绿叶成荫子满枝’了！”又联想到再过几天杏树要子落枝空，待嫁的邢岫烟几年后也不免乌发如银。于是对树长吁短叹。这时忽然一只雀儿飞来，落在枝上乱啼，贾宝玉又呆性发作，沉思遐想：“这雀儿必定是杏花正开时他曾来过，今天无花空有叶，故也乱啼，这声韵必是啼哭之声，可惜公冶长不在眼前，不能问他。但不知明年再发时，这个雀儿可还记得飞到这里来与杏花一会不能？”

一株杏树，浮想联翩。花本无情，却言“辜负”；雀儿无知，猜想飞来是为悲悼落红，眷恋旧情。贾宝玉移情于物，花鸟为之怆楚；见春光即逝，遂叹红颜枯槁。三月春色，花香鸟语，叶稠子密，却被贾宝玉抹上一层暗淡色彩。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紫鹃骗宝玉说林黛玉要回苏州，结

果害得他患了一场大病，这时刚刚痊愈，心情特别颓丧。又听说邢岫烟已订亲待嫁，眼见他最崇拜的姑娘们将要一个个散去，感伤不已。这样的心境，当然无心领略大好春光，反倒牵惹出一串人生无常的愁绪。

万物枯败的冬天可以使贾宝玉兴奋，万紫千红的春色倒令他伤怀。自然景物有着多方面的属性，随着心情的不同，人们可以从各种角度加以弃取。从这点出发，曹雪芹在处理情与景的关系时，无不得心应手，妥贴和谐，初看似乎反常，细想合乎情理。

(三)

一个人的居处环境，室内陈设就是他的性格和影子，反映了他的审美观点、艺术欣赏趣味。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人对美追求是千差万别的。在曹雪芹笔下人物的居室摆设，院内花木，都很好地体现了主人公的个性、情趣、思想和爱好。即令相近的人物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别。我们可以由他（她）们的院落房室判断出它们的主人。秦可卿房里的古玩、画图无不反映了这位少妇的富贵淫荡，自不待言。就是其他小姐也是各异其趣的。

林黛玉的潇湘馆种的是泪痕点点的斑竹，地上是斑驳的苔藓。羊肠小道，窄房小室，又总是那样阴暗潮湿，作者故意在这里安排了更多的凄风苦雨，整日淅淅沥沥，下个不停。整个景物充满了主人公孤傲自赏，凄楚哀怨的情调。亭亭玉立的斑竹，尖尖的竹叶，伴以秋雨连绵，雨滴竹稍的音响，这不正是整日流泪不干的林黛玉多病多虑的身心的写照吗？更

值得注意的是，林玉庭院里的竹子、芭蕉、苔藓等都是不结果的草木和地衣。侧面表现了林黛玉超凡脱俗，清虚绝尘，恬淡无为的出世人生观。这一点与薛宝钗对比来看就更清楚了。

蘅芜院是“阴森透骨”，房舍是“清厦旷朗”。贾母一看就知道是薛姑娘的闺房。院子里“异香朴鼻，那些奇草仙藤，愈冷愈苍翠，都结了实，似珊瑚豆子一般，累垂可爱”。房内“雪洞一般，一色的玩器全无，桌上只有一个土定瓶，瓶中供着数枝菊花，并两部书、茶奁、茶杯而已；床上吊着青纱帐幔，衾褥也十分朴素”。闺房里透出的一股“异香”，而不是林黛玉房里的幽香、清香。薛宝钗是一个面冷心热“任是无情也动人”的美人胎子，房间一如其人，象她常服的冷香丸一样，无处不弥漫着薛宝钗的“冷”和“香”。和潇湘馆相反，这里不是奇花就是仙藤，而且都结了像珊瑚豆子一样的果实，一串串，一累累。奇花仙藤说明她不与俗人相等，自高一格。然而果实累累又是她不慕虚幻，讲究实际的功利主义入世思想的曲折反映，终于不能免俗。最后连她自己不也是为贾家结下了一颗希望之果吗？对于柳絮过去吟咏者，多脱不出“别”“愁”二字。而薛宝钗独翻前意，尽扫古人，以“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自比抒怀。于柳絮尚且能如此，那么蘅芜院里的草木多能结实育果也就不难理解了。这与林黛玉住处大相径庭。

贾母认为薛宝钗的房间太简朴，太素净，缺少喜庆色彩。一个未出阁的姑娘的闺房像是寡妇的居室，这样犯忌讳。贾母哪里知道，这正是薛宝钗思想、性格的反映。金钏投井自杀后，她尚且能主动拿出自己的新衣服发送死人，没有什么